廣州五羊銜穀石像 邢 健攝

「五羊銜穀」降祥瑞

許 揚

二〇一〇年廣州亞運會吉祥物取名「樂羊羊」，創意源於五位仙人分別騎着口銜稻穗的仙羊降臨廣州的傳說。

「五羊銜穀」是廣州人從小諳熟的動人故事，相傳在周夷王八年（公元前八八七年），廣州曾一度出現災荒，田野荒蕪，農業失收，民不聊生。一天，南海的天空上忽然傳來一陣悠揚的音樂，出現了五朵彩色祥雲，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別騎着不同毛色的山羊，羊口銜着一莖六出的優良稻穗，飄然降臨。五位仙人把稻穗贈給人們，並祝願此處永無饑荒。仙人騰雲而去，五隻仙羊則化爲石頭留在人間。

從此以後，此地年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因爲這個美麗的傳說，廣州被稱作「五羊城」、「羊城」、「穗城」。

根據「五羊銜穀」傳說雕塑的「五羊石像」，是廣州最著名的景點之一，由著名雕塑家尹積昌等人設計，作爲廣州的城徽，一九五九年建立於越秀公園西側木殼崗上，由一百三十多塊花崗石雕刻組砌而成，高十一米。

據說，光是主羊頭部的那塊石料就有兩噸多重。石像中大山羊居中，昂首遠眺，羊髯微拂，口銜「一莖六出」穀穗，雄渾有力的羊角伸向半空，顯得深沉、威武。餘下四羊環列四周，或小羊跪乳，或母羊回首，或吃草，或嬉戲，形態可愛，栩栩如生。

一九九〇年，越秀公園又在五羊石像下將五羊仙故事內容，由原作者尹積昌主持創作浮雕兩組，並增設牌坊、亭、台、廊、碑石等建築，將景區擴大到近萬平方米，景點總稱爲五羊仙庭。

有學者認爲，羊爲陽，穀爲陰，「五羊銜穀」是陰陽五行學說的神話表達形式，折射出嶺南地區開始進入文明時期。

追溯歷史，廣州有四千多年的文明史，在新石器時代，這裡的「百越」人創造了嶺南文化。

公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王朝任命任囂爲南海尉並建城（俗稱「任囂城」），這是廣州建城之始。廣州建城統一了嶺南地區，標誌着華夏走向大一統、嶺南進入文明時期，同時也昭示着嶺南漢越融合的開始。

古代廣州曾是舊朝古都，漢初時，公元前二〇六年，趙佗在廣州建立「南越國」，共九十三年；到五代十國時期，公元九一七年，這裡又建立「南漢國」，歷五十五年。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廣州市政廳成立，孫科任廣州市第一任市長，這是廣州建市之始。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廣州解放，十月二十八日，廣州市人民政府成立，葉劍英任市長。

一九八四年以來，國務院先後決定把廣州列爲對外開放的沿海城市，全國科技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綜合試點城市。廣州被公認爲中國當代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

廣州可謂風水寶地，建城二千二百二十二年，一直沒有遷移過，而且長盛不衰，在世界歷史上，在某個時代曾經與廣州共同輝煌過的貿易大港都陸續衰落了，唯有廣州例外。

古今長壽皆從容

余 文

人生在線

標題中的這句話，是美國醫學家威迪安特的研究結論。而我國明代養生家呂坤在《呻吟語》中早就告訴人們：「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卒於急促。」如今人們說到養生與健康長壽之道，總強調飲食結構的合理搭配，以及平時注重身體鍛煉等。這當然不錯，但要長壽還必須從容。

什麼是從容？從成語「從容不迫」可知道，從容與「不迫」相連，是指紓緩、不急迫（急促）。《莊子・秋水》：「鯈（音條）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從容是一種脾性，一種樂觀的人生態度，一種精神和心理狀態，是靠「內養」功夫造就的。

筆者在責編《慈溪縣志・人口編》時對一九八七年底時全縣七名百歲以上的壽星一一進行調查，發現他們的共性之一都是脾性好、器量大、處事從容。

一般女性壽命都比男性長，但我的母親只活七十六歲，父親活了八十三歲，兩人體質、生活條件都相仿與相同，爲什麼父親比母親長壽？就因爲兩人脾性不同：母親是急性子，遇事急躁；而父親正相反，處事從容，如不是因跌傷可活得更長。

每個人的一生，難免有不順暢的時候，有的甚至歷盡坎坷。遇上不順或坎坷，如果想不開，老是氣憤、急迫、鬱鬱寡歡，就會殃及健康，即使吃得再好、再運動鍛煉，也很難保證長壽；如果從容以對，加上原本沒有痼疾或絕症（如癌症）等，則就能做到健康與長壽。

上世紀五十年代至「文革」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國不知有多少人受到衝擊與不公正待遇，凡是沒有從容內養者，不是自殺也是壽命不長；而從容以對者則不然。這裡值得一提的是馬寅初（一八八二——九八二）。馬的一生屢遭坎坷，在新舊中國受到過撤職、囚禁等不公正待遇，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因提出「新人口論」而橫遭「批判」，結果被撤掉北大校長及全國人大中的一切職務。但他卻不爲境遇所累，視作「正常退休」，安享他的晚年；二十年後他得到平反，也不大喜，一切照常。馬寅初如此從容一生，整整活了一百歲，許多人都嘆爲「奇跡」。

由此可見，凡事從容，是種行之有效的養生經。「古今長壽皆從容」，此話不假。

李叔同的兩種離情別意

段懷清

出家之前的李叔同，其人其藝其情，一首《送別》已盡顯風貌：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問君此去幾時還，來時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詞義感傷，意境纏綿。對於世間知音友情的難得與珍惜，滲透在整首詞中，亦可見世俗人生的無奈與難以安置情感自我的憂傷，但總體上，並沒有捨棄塵世、遁入虛空的決絕，倒是一種無法割捨的自我糾纏，但情緒上既不怨天，亦不尤人，是一種自覺地經歷着的傷慟，在那種世俗生活的影塵中，有一種自我撫慰和自我憐惜的情致於其中，也是一種世俗的好。

但從李叔同到弘一法師，對於一般出家人，或許只是換了一種稱謂，亦或是一種並無眞切內在力量的信仰的空洞表達，但對於李叔同，從他成爲弘一法師那一天起，他就徹底與昨天的自我決絕了，一絲一塵的牽扯都不再有，決絕得甚至讓出家人都感到疼痛。

最近讀到民國時代一位知名法師倓虛和尚的回憶錄《影塵回憶錄》，心有所動。其中尤爲感慨者，是若干段與弘一法師有關的記述。想來《影塵回憶錄》一般人也不大會去讀，或者想讀也不一定讀得到，這裡特摘錄其中幾段與弘一法師相關的文字，讓大家對出家之後的弘一，是如何的不「李叔同」的，有一些感性的認知。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初夏，在山東青島主持湛山寺的倓虛法師，邀請弘一法師來寺講律。書中描述弘一法師到寺時的外貌衣飾：

「弘老只帶一破麻袋包，上面用麻繩紮着口，裡面一件破海青，破褲褂，兩雙鞋，一雙是半舊不堪的軟幫黃鞋，一雙是補了又補的草鞋。一把破雨傘，上面纏好些鐵條，看樣子已用很多年了。另外一個小四方竹提盒，裡面有些破報紙，還有幾本關於律學的書」（P264）。

紅塵氣息已經全然淡定。再看弘一法師又是如何對待寺院裡爲他安排的齋食的：

「因他持戒，也沒給另備好菜飯。頭一次給弄四個菜送寮房裡，一點沒動；第二次又預備次一點的，還是沒動；第三次預備兩個菜，還是不吃；末了盛去一碗大衆菜。他問端飯的人，是不是大衆也吃這個，如果是的話他吃，不是他還是不吃，因此廟裡也無法厚待他，只好滿意」（P264）。

而在一個已經隔離了紅塵的佛天世界中，或許弘一法師還有更清淨的要求：

「愈是權貴人物他愈是不見，平常學生去，誰去誰見。你給他磕一個頭，他照樣也給你磕一個頭。在院子裡兩下走對頭的時候，他很快地躲開，避免和人見面談話。每天要出山門，經後山，到前海沿，站在水邊的礁石上瞭望——碧綠的海水，激起雪白的浪花，倒很有意思。這種地方一般沒人去，因情景顯得很孤寂。好靜的人，會藝術的人，大概都喜歡找這種地方閒待着。」（P265）。

作爲中土佛教南山律宗的傳人，弘一自出家起，即立志研究戒學，弘揚護衛南山律宗。其在佛理和佛學方面的貢獻，此不贅述，僅就他在湛山寺院講學期間，如何身體力行的事例，摘錄一二：

戒律就是「律己」。又說平常「息謗」之法，在於「無辯」。否則，越辯謗越深，倒不如不辯為好。譬如一張白紙，忽然染上一滴墨水，如果不去動它，它不會再往四周濊污的，假若立時想要他乾淨，去揩試，結果會污染一大片。末了他對於律己一再叮嚀，讓大家特別愼重（P266）。

他平素持戒的工夫，就是以律己為要。口裡不臧否人物，不說人是非長短，就是他的學生，一天到晚在他跟前做錯了事，他也不說。如果有犯戒做錯事或不對他心思的事，唯一的方法就是「律己」不吃飯。不吃飯並不是存心給人慪氣，而是在替那做錯事的人懺悔，恨自己的德性不能去感化他。他的學生和跟他常在一起的人，知道他的脾氣，每逢他不吃飯時，就知道有做錯的事或說錯的話，趕緊想法改正（P266）。

或許上述，只是弘一在皈依佛門之後，自我修行或者律己度人的種種，尚未盡顯李叔同與弘一法師之間的根本差異。而下面這段成爲了弘一法師之後的「李叔同」，與同門話別的獨特方式，倘若拿來與文章開頭那首《送別》比較，眞讓人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在湛山講學完的弘一法師，離開寺院的經過，回憶錄中是這樣記載的：

我知他的脾氣，向來不徇人情，要走誰也挽留不住。他當時從口袋裡掏出來一個紙條，給我定了五個條件。第一不許預備盤纏錢；第二不許備齋餞行；第三不許派人送；第四不許規定或詢問何時再來；第五不許走後彼此再通信。這些條件我都答應了。

送給每個同學一幅「以戒為師」的小中堂。「乘此時機，最好念佛」。走後我到他寮房去看，屋子裡東西安置得很有次序，裡外都打掃特別乾淨。桌上一個銅香爐，燒三枝名貴長香，空氣很靜穆的。我在那徘徊良久，嗅着餘留的馨香，憶念着古今大德的德馨（P269）

一邊是爲「知交半零落」而感慨「今宵別夢寒」的李叔同，一邊是話別時「不許規定或詢問何時再來」「不許走後彼此再通信」的弘一法師，究竟哪一個表達的是人間眞情和世間眞諦呢？想來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吧。

寧靜致遠 （攝影）李 菲

美軍的人性化舉措

季旭東

東西走廊

世界上最現代化的美國軍隊，在對待自己軍人方面可以說是十分講人性化的。這種人性化集中體現在竭力追求戰爭中的零傷亡以及對其官兵的服務與生命保全上。在這些方面，美國政府及軍方可以說是絞盡了腦汁。

在美軍中，如果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脅，且與保守機密或保全裝備發生衝突時，允許選擇保全性命。例如當其飛行員的座機被擊中或出故障時，飛行員跳傘逃命永遠是對的。

允許投降，允許己方被俘人員歸來繼續在軍隊中服務是美軍的又一大人性化特點。在戰爭中，幾乎每個參戰的美軍官兵都攜帶有一塊寫有英、俄、漢等十三國文字的白色絲綢絹帕。這塊絹帕上面的文字爲：「我是美國公民，不會說貴國話。請你幫助我獲得食物、住所和保護。請你領我到可能給我安全和設法送我回到有美國人的地方，美國政府必將大大酬謝你」。很顯然，絹帕的用途是在持帕人在被俘給對方人員看，以求他們能夠保全持帕人生命並善待之。在朝鮮戰爭期間，美陸軍少將迪安被朝中方俘獲，在戰俘營過了近三年。在朝鮮停戰，被釋放回美國後，他不但仍回美軍中任少將，而且幾年後還被晉升爲中將，這在包括我國及蘇聯在內的東方國家軍隊中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美軍人性化的另一大突出特點便是對己方參戰人員的竭力營救。這在美軍對其飛行員的營救上表現得尤爲明顯。美軍每位飛行員都配備有無線電呼救機和呼救染料，用於向己方呼救或跳傘落水後，將自己濺落的一片水域染色，爲己方救援飛機指示目標。另外，凡軍銜在少校以上的飛行員，其降落傘都是橙紅色的，在空中十分醒目。美軍這樣做的目的有二：其一是爲便於己方發現，其二是告訴對方：跳傘者軍階較高，如果將之俘獲，請給予較好的待遇。

美軍飛行員的攜行物品也很能體現美軍的人性化：美軍的飛行服上上下下有幾十個口袋，在飛行員執行任務時，裡面裝滿了食品、藥品和飲品等，僅憑這些，即使在缺水無食的環境中也能對付近一周時間。在越戰時，參戰的美軍都帶有高質量的淨水劑，幾經測毒紙測定爲無毒的水，只要投入淨水劑，即使再髒，也能在頃刻間變爲可飲用的清潔水。越戰中的美軍官兵手裡都有幾副專用撲克牌，每張牌上都畫有一種當地叢林中的野果或野菜，並標有「No」或「Yes」，告訴持牌人所畫物種可食或不可食，這便大大減少了誤食中毒的可能。越戰中的美軍飛行員都配有一件萬能工具，只須稍加擺弄，即可以變刀變鏟，爲斧爲鋸等，十分靈便。要說美軍飛行員攜帶物品中最爲神奇的，當屬一枚塗有特殊材料，泛着暗藍色光澤的魚鈎了——此鈎不需餌料，一旦入水，只要水中有魚就會上鈎！對於釣上的魚，美軍飛行員可從攜帶的不同口味烹料中取出一種抹在收拾好的魚上，不消十分鐘，便可食用那已經熟透，香氣四溢的魚了。據稱，美軍飛行員就是傘降在荒無人煙的熱帶叢林中，只要有水，他們單憑所攜物品，至少也能堅持一個月以上。

在保障生命與服務官兵方面，美國軍中的人性化可以說是十分周全與細膩的，不過由此便說美軍的人性化是完美無缺的也不對。換個角度，若從戰略的層面上看，美國經常恃強凌弱，動輒派軍隊到境外作戰，甚至僅憑莫須有的情報就發動了伊拉克戰爭，致使數千美軍官兵命喪沙場，作了異鄉鬼，並且同時造成了更多伊拉克平民的傷亡，那麼美軍的人性化就顯得殘缺不全了。

日本杜麗娘

鄧小秋

文化什錦

明朝的進士湯顯祖，曾任浙江遂昌知縣。因爲不願依附權貴，棄官歸家（江西臨川）。他在自建的「玉茗堂」內，專心創作傳奇劇本。其中《紫釵記》、《南柯記》、《邯鄲記》與《還魂記》（《牡丹亭》）四劇，合稱《臨川四夢》，對當時與後來的社會，都有很大的影響。許多傳奇作家，甚至還刻意模仿他的創作意趣與文字風格，被稱爲「臨川派」或「玉茗堂派」。

而寫於一五九八年的《牡丹亭》，在思想性與藝術性等方面則尤爲突出。它通過杜麗娘在夢中與柳夢梅的相愛，最後結爲伉儷。劇情曲折離奇，文詞優美。人物刻畫細緻，激動人心。在社會上，有着極大的藝術感染力。特別是在被壓迫的青年婦女中，引起很大的共鳴。如傳說婁江女子俞二娘因讀劇本，斷腸而死。杭州女演員商小玲則因演此劇，在台上竟傷心而亡等。

五百年來，《牡丹亭》中的杜麗娘，一直爲人所夢縈神牽，念念不忘。經過無數優秀藝人的精心塑造，日見完美。尤其是戲曲大師梅蘭芳在《遊園驚夢》中所創造的杜麗娘的美麗形象，更是堪稱經典。

可喜的是，如今在日本藝苑享有盛名的歌舞伎大師坂東玉三郎，也與蘇州崑劇團的藝術家們合作，在「中日版」的《牡丹亭》中，成功地塑造了這位中國古代女子的典型形象，博得了衆多中日藝術愛好者的喝彩。

坂東玉三郎，是當今日本歌舞伎藝壇的「國寶級」的藝術家。他出身歌舞世家，擁有極高的藝術聲譽。他的祖父，當年曾與梅蘭芳同台演出過。他自己也是酷愛中國傳統的戲曲藝術，虔誠地尊崇中國的傳統文化。

爲了演好《牡丹亭》中的杜麗娘，他曾經專程到中國「拜師學藝」，向着名崑曲藝術家張繼青學習崑曲的旦角藝術。經過長時期的充分準備，坂東玉三郎基本上掌握了崑曲藝術的表演技巧。他所主演的杜麗娘，全部用中文念白、演唱。舉手投足，中規中矩。

由於坂東玉三郎對崑曲專業的深刻理解、對角色的出色把握，對杜麗娘這個人物出神入化的表演，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公演，都給廣大觀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這也標誌着中國的崑曲藝術已經走向世界主流文化的群體。

麻六甲一瞥

呂 睿

書林擷趣

用中國城市的標準衡量，麻六甲只是一個小城，整個城市幾乎沒有什麼高樓大廈，全城的最高點就是「中國山」了。

我住的旅館很小，是一個祖籍廣東順德的華人開的。頭天晚上我在一座教堂門前打的住進來，次日早晨走出旅館一看，昨晚打的時的那座教堂就在旅館背後，目測只有一街之隔。我認爲這裡肯定有一條小巷與教堂相通，所以決定步行過去。

旅館向右大約一百多米處果然有一條小路是向教堂方向延伸的，路邊有兩個六七歲的姑娘在跳方格玩。「從這裡可以去教堂嗎？」我問，其中一個個子稍高一點的小姑娘用甜脆的普通話告訴我：「從這裡向前，向左，再向右，從一個大門裡過去就是了。」說着拉起了我的手：「我領你去。」兩個小姑娘一前一後地給我帶路。這是一條居民的便道，彎彎曲曲七拐八拐，還要從一戶人家的葡萄架下經過，如果沒有兩個小姑娘帶路我還眞不敢從這裡走。當我看到腳下的路與教堂連在一起的時候，小姑娘站下了，手一指：「那就是。」我已經是一個不太容易激動的人了，但此時卻不知向這兩個小姑娘說什麼好，急忙從背兜裡掏出兩瓶飲料想要送給小姑娘，她們搖搖手就跑回去了。看着她們的背影——兩個華人後裔的背影，我想從她們的父輩一直到她們，可能從來沒聽說過拐賣兒童的「神話」，所以她們才能牽着一個陌生人的手，通過專供自己和鄰居通行的便道。讓孩子有這樣的心境着實不易，她們是幸福的。在教堂前坐公車很快就到了「中國山」，這是一座在市區邊上的小山包，海拔也就一二百米。麻六甲是一座海濱城市，沒有什麼高山，這就成了全城的最高峰了。站在山頂，麻六甲海峽一覽無餘，透過茫茫的大海，隱約可以看到對面的印尼群島。

麻六甲開埠之初，一大批華人來到這裡。第一代華僑漸漸老去，他們的子孫就買下這座山頭把自己的父輩葬在山上，中國山的名字由此而來。我在山上漫步，看到所有的墓碑都面向東北而立，上面鐫刻的墓誌銘無一例外地都寫着墓主人的中國籍貫。

馬來西亞華人的社會地位有些特別，全國的華人人口佔到百分之三十，主要城市裡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華人。華人在馬來西亞早期的開發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經濟建設的同時，他們也把許多華人的傳統帶到了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教育並不發達，全國只有首都吉隆坡和文化名城檳城各有兩所國立重點大學，其學生按族群人口比例錄取，結果馬來人、印度人、孟加拉人的子弟入學分數比較低，華人卻很高。華人辦學校搞講座時都會在當地報紙上刊登廣告，各行業的華人都會來聽。讓我久久不能忘懷的給我帶路的那兩個小姑娘，她們的素質絕對是高水準的。馬來西亞華僑長眠於異國他鄉時也沒有忘記讓後輩把他的祖籍刻在自己的墓碑上。他們的後輩也沒有忘記讓自己的孩子接受華語教育，懂得一些中國禮儀。

每當我想起麻六甲的「中國山」，就會想到那兩個小姑娘，每當我想到那兩個小姑娘，就會不自覺地想到麻六甲的「中國山」。華人在國外生活不易，但他們生活得很自豪，很有骨氣。